

第〇六〇冊

方輿彙編

坤輿典

輿圖部

建都部

(卷)

一〇五—一〇八

一〇九—一二六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古今圖書集成

卷一百一十五

目錄

七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坤輿典

第一百五卷目錄

輿圖部總論二



圖書編 禹貢五服圖說一
歷代郡縣沿革論 古今地名沿革總論 明
輿圖四極

坤輿典第一百五卷

輿圖部總論二

圖書編

禹貢五服圖說一

或曰古今天下廣狹一也禹貢五服四距五千里而周制九服自王畿以外每方自爲五千里何也或謂尺有長短而周尺不應半禹之尺或謂禹五服之外外薄四海不在其數周則盡外薄所至而經畫之此說爲近然亦不應外薄之地與五服之地相半攷之經文甸服方千里而曰五百里則凡所謂五百里者舉一面計之也若周官則曰規方千里曰王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某服則舉兩面通計之也是則禹貢所謂五百里甸服者乃千里而周官所謂外方五百里者乃二百五十里也至漢地志又言東西九千餘里南北一萬三千餘里則漢東西視禹貢幾一倍南北視禹貢幾二倍然攷其所載山川又不盡出禹跡何也古者聖人制數周密其制方田之數以御田疇廣狹制勾股之數以御遠近高深方田之制行則自

井畝徑遂之直積而爲道路川渚截然直方無有迂曲故中邦之地雖廣而里數則徑自秦漢開阡陌于是道里始遠矣此古今里數多少之不同一也周牌之經曰數之法始出於圓方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故折矩以爲勾勾廣三股修四徑隅五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矩之所由生也是勾股算法自禹制之蓋積矩以爲方田而勾股以測高下淺深遠近此禹之所以疆理天下而刪成五服者也勾股之數密則於山川迂回之處與道里曲折之間以勾股之多計弦之直而得遠近之實大率勾三股四弦直五以正五斜七取之自秦漢以來誇多務廣固盡外薄之遠其計道里又但以人跡爲數不復論勾股弦直故漢之九千里大約準古六千五百里漢三千里準古一千九百七十一里而尺步長短之異制又不在此數此古今里數多少之不同二也至於禹貢外薄之地在五服之外而後世斥埃所到盡在里數之內此其多少之不同又不待言者或者又曰冀在九州爲北堯都冀州則自甸服之外北短南長五服之地北無所展而南有所棄則如之何曰隆古都冀政教四達則冀北之野生聚教訓必不如後世之爲窮漠所以冀賦爲九州第一而水平之後分爲幽并其廣可知兼堯都平陽雖曰在冀自平陽以南渡河至陝於今地里三百六十五里正五斜七於古蓋二百六十餘里耳則是甸服之地自跨冀豫冀山而豫平想當時甸服之地當亦如周室王畿之制蓋成周之制雖規方千里以爲王畿然西自郇岐豳錫爲方八百里東則洛陽四達方六百里總爲千里爾五服

之制其間絕長補短計亦如此何則周都豐鎬西至犬戎約千餘里而犬戎之地自爲荒服先王之制實服者享荒服者王自穆王以犬戎地近責其從實服之享自是荒服者不至則是五服之制計古亦有因地而爲長短者蓋因諸侯之情分以爲朝貢之限制亦有在近而視遠雖遠而視近者大率地有廣狹俗有夷夏未必四面截然如此正方聖人立爲限制之經固必有通變之義讀書者不可拘於一說而不知聖人體用之大也

禹貢五服圖說二

據禹貢五服之制九州之內止方五千里而先儒較以兩漢廣輪之制全不相侔以謂西漢盛時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五千里而山川所屈不出禹貢之域何道里之殊絕也遂至孔穎達之徒有鳥道之說謂禹貢之制據虛空鳥飛徑過而言兩漢之制以人跡所通逶迤曲屈動有倍加此先儒一定之論切以爲不然夫鳥道信爲徑過而人跡安能有及抑嘗攷之王制古者百里當今百有二十一里今謂漢也是禹貢五千里之制即漢之六千里也况五服之制據萬里而言合以東西四正爲據當時堯都平陽正東至東萊之海方二千八百里正西至張掖之流沙方三千三百里是僅可以滿五服之制也兩漢九千里之制則以遼東之海與燉煌之流沙而言也而遼東在東北隅燉煌在西南隅非其正也夫正方一尺者表之而度其兩隅則爲尺有四寸而贏則五服之制舉其隅而度之互其九千里也漢制南北萬五千里者舉朔方日南而言也而禹貢所屆正南止及衡山

之陽而日南又在衡山之南八千餘里非禹跡所及也至平陽不盈千里已爲戎狄之地是五服之制唯東西南三方爲然北方僅滿二服而已尚何鳥道之云乎則先儒巧傳之說失其據矣嗟乎昔先哲王爲天下後世之慮何其審也夫九州之地四正雖近四隅實遙非不知舉其四隅計其道里之遠足爲大也五服之制乃舉其近而略其遠何哉蓋不欲以一時廣大之名起後世無厭之欲所謂貽孫謀以正也惜乎秦漢以還好大之君以廣斥土宇爲功而紀錄之臣又從而快張之是豈知堯禹之用心乎嗚呼戒哉

九畿九服論一

大司馬曰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王畿千里自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再自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畿者以限制畿疆言之也職方氏曰辨九服之邦國王畿千里自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至其外方五百里曰蕃服服者以服事天子而言也王畿千里之外九畿有四千五百里似與尚書五服五千之制不同然考堯之五服本二千五百里一服各彌以五百里凡二千五百里故曰彌成五服至於五千至周人分爲九服堯之百里男邦今爲男服百里采今爲采服二百里武衛今爲衛服百里蠻今爲蠻服百里夷今爲夷服其名雖存其制則異故九服合王畿而言之與尚書特差五百里爾以此見地域廣狹自唐虞以來未有大異漢儒謂周公斥大土宇之言不足信矣夫四海之內方千里者九州方千里一州三百一十國八州八千里凡千六百八十國合王畿千里之內九十三國而言共一千七百七十三國而附庸之國

不與焉大行人則曰邦畿千里自其外五百里侯服至要服乃在九州之內變蠻曰要是此一服特要求之耳夷蠻蕃一服謂之蕃國乃在九州之外若是則九州之內只容六服通王畿僅四千里尚書之五服何以謂之五千王制之九州何以謂之九千蓋尚書比周禮以直計之按安國釋五千之說以爲兩面相距此乃漢儒之說王制漢儒所以作以一州之地言之九州之地合九千里若以相距言之則四千五百里爾以王畿九服直計之凡五千五百里則六服在內三服在外矣三服在外非是純不屬九州以其在外地故曰九州之外不可以中國之法繩之書曰六服羣辟罔不承德又曰六年五服一朝言五服則要服亦不常是以武成叙諸侯之助祭洛誥稱諸侯之和會康王之誥陳諸侯之聽命止言五服爾然此特言九州之制而成周封國之制可得聞歟按王制孟子皆言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與武成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之制同今考之周禮大司徒曰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職方氏曰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三百里則七伯二百里則二十五子百里則百男凡五等也與王制孟子武成不同漢儒紛紛或以爲附庸或以爲斥大土宇或以爲開方里數或以爲夏商周異制儒者常辨之矣然此在王制孟子武成周禮自有明文第說者不察爾王制曰公侯皆方百里孟子曰公侯地方百里伯子男皆以是差等蓋王制言王者之制爵祿故以分田制祿言孟子言周室之班爵祿故以分地制祿言武成以分土對列爵言之是亦

以分土制祿言之也周禮則不然諸公之地以封疆言則五百里至諸男之地以封疆言則百里是以封疆所至之地言之故有五等也公之封疆雖五百里而受田食祿則百里而已侯伯封疆雖四百里三百里而受田食祿則七十里而已子男封疆雖二百里百里而受田食祿則五十里而已如今之郡縣大小各有差而俸秩乃其祿也又如今之食邑多寡各有數而實封乃其所食之祿也以封疆言則五等以食祿言則三等此其所以不同歟曰封疆者合山林川澤宮室除巷所占之地言之也曰食者此合封疆所出之稅而王食其貢如九貢致邦國之用山師川師致山林川澤珍異之物是也公之地王與公各食其半侯伯之地自食其二王食其一子男之地自食其三王食其一鄭氏曰大國貢重正之也小國貢輕字之也如司勳凡頒賞地三之一食鄭氏謂王食其一二入於臣亦此例也以其食者觀之曰食者半曰食者三之一曰食者四之一是則合封疆之所食者亦有三等也且如大司馬曰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則是制軍亦三等與命曰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則受命亦三等司服有公之服侯伯之服子男之服則作服亦三等司儀損損之禮亦曰公居上等侯伯中等子男下等豈於食祿之制不然乎

九畿九服論二

王者效天法地以建民極王畿千里其天之紫微垣乎斗樞握衡於其中近而太微天市遠而二十八宿旋繞於其外自天言之經星凡星莫非天也自斗極言之其於垣宿若有內外遠近之分而三百六十五

度何一不拱向於天樞乎故曰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知天則知王畿九服之制矣夫四海之內方千里者九統言萬里者亦大略計九州之廣輪焉耳邦畿千里惟民所止亦大略計王畿之廣輪焉耳後人遂謂古人尺步長短異制古今里數多寡不齊勾股算法島道徑通紛紛沓起皆執一之論也禹貢謂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王制謂西不盡流沙東不盡東海南不盡衡山北不盡恆山今古地輿截南補北其勢不甚遼絕而漢制萬里亦自曰南以及漠北言之耳周制王畿千里今考其地西自邠岐豐鎬爲方八百里東則洛陽四達爲方六百里亦總以千里言耳果可執方以求之四隅相距整齊無參錯耶詩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言京邑居中而九畿九服莫不朝宗於京師而究其實焉周都豐鎬西去犬戎不過千里云耳果可截然謂四面各二千五百里耶司徒建國必求地中謂以土圭測日景而揆中焉鄭氏遂謂陽城天地之中故周公營洛然洛去陽城亦甚遠矣曷不遂都陽城而都洛耶周禮體國經野辨方正位故圖因其文畫王畿千里王官鄉遂都鄙甸稍縣甸爲九畿之制諸侯分封大小侯甸邦采衛蠻夷鎮蕃九服遠近亦不同即大司馬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氏服之邦國是也易比之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萬國亦舉成數言耳王者疆理天下封建邦國以藩衛王室親諸侯所以比天下也惟封建所以親比天下故九服遠近既殊則朝貢疏數亦因以異豈以其遠而絕之哉觀穆王責犬戎以賓服之享自是荒服者不

至則犬戎距周都止千里而即爲荒服可見五服又不專以遠近論也苟拘泥一說不特東鎮蕃服在行人總謂蕃國在九州之外而淮徐距洛汭幾何亦謂之徐夷淮夷耶內華外夷大防必峻而更夏參錯封疆何能以必齊乎封建之制孟子謂公侯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武成亦曰分土維三想夏殷之制同而成周因之乃謂周公相成王斥大九州增封有功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諸伯之地方三百里諸子之地方二百里諸男之地一百里不能百里而附於諸侯者爲附庸王制云二百一十國八州千六百八十國故後儒因周禮王制皆與孟子異而諸說牽合繆甚獨葉氏謂王制言王者之制爵祿故以分田制祿言孟子言周室之班爵祿故以分地制祿言周禮所謂公五百里以及四百里三百里二百里百里皆以封疆言如公之封疆雖五百里受田食祿則百里而已侯伯子男皆以是爲差似乎近之然亦附會之說也孟子言周公太公封於齊魯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又云今魯方百里者五豈魯本四百里今五百里在所損耶滕侯國也至文公時經長補短將五十里其所以壤地褊小必爲齊楚所侵奪矣果於原封侵其三百五十里故謂之爲小國耶孔子亦謂安見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與孟子同即如天子地方千里耳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王畿都鄙盡爲卿大夫士之采邑公五百里其國已半乎王畿天子六卿采邑之地已當乎六侯而又加以大夫士焉是富有四海反不足敵一國耶名山大川每周廻數百里九

畿九服諒難畫一姑即徐雍二州其廣狹相懸在九州可知謂九州州二百一十國也果地無廣狹封國無多寡其整齊有如是哉且曰使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此謂春秋戰國時可也若天王大一統使小國事天子矣又事大國焉在小國恐不勝其事也抑豈比大國比小國而天子封建獨比大國如此而象乎水地之比歟想諸侯惡其害已故去其籍今所傳周禮必戰國時制典籍而漢儒增損之者是故論三代以前當一依五經孔孟之言以爲準庶衆言不得以淆之況王者之制莫大乎封建乃執膠固之見以齊乎各國之封疆是論天文必欲各垣各宿之星多寡不爽也有是理哉

歷代郡縣沿革論

昔堯遭洪水疇土居民始別九州舜肇州十有二說者八家爲鄰三鄰爲朋三朋爲里五里爲邑十邑爲都十都爲師州十有二師焉蓋州凡四十三萬二千家或曰二百一十國以爲州與周禮所謂五黨爲州州二千五百家者不同蓋唐虞所謂州畫土以命牧伯也周禮所謂州限民以施教法也周制天子方千里分爲百縣縣有四郡凡縣百里郡二十五里故左氏傳曰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較諸周禮所謂四甸爲縣五鄙爲縣者又不同按大司徒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自方里而井積至四甸則方二千里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自五家爲鄰積至五鄙則二千五百家蓋周制所謂縣因地設官也周禮所謂縣因田授民也楚子嘗縣陳矣以國爲縣其大可知也孔孟所稱葉公費惠公之

屬特一縣尹耳下王一等至僭稱公則其大又可知也秦兼天下初置三十六郡以監縣於是郡始大而縣反小漢復十二州孝武帝南平百越北一夷狄置交趾朔方獨不稱州明帝王不相沿襲蓋或以羈縻視之不可知云交趾統七郡治蒼梧廣信孝獻皇帝建安二年南陽張津爲刺史交趾太守士燮表言

伏見十二州皆稱曰州而交獨爲交趾刺史何天恩不平乎蓋普天之下可謂十二州者獨不可爲十三州乎詔報聽許拜津爲交州牧加以九錫彤弓彤矢使持節并七郡皆給鼓吹禮樂征伐震南夏與中州方伯齊同自津始也其後交州徙治番禺建安十五年復分爲廣州晉始有使持節都督荆揚交廣諸軍事之制是謂軍府梁又開督府於交廣隋制州皆置都督府唐因之又置總管府蓋府以領軍得名如帥府幕府嶺南五府之例其以名郡則自宋始宋制州有節度重鎮始隄爲府元制凡府州皆爲路路有總管府明興分天下爲十三布政司統府府統州州統縣縣統鄉始於周郡統縣始於秦州統郡郡統縣始於漢三國鼎分迄於南北割據置州始多至隋而州郡相等唐乃混州郡爲一宋始有府猶與州並肩不相統然郡之名至是遂廢蓋府即郡也其在於今府始大而州益小州蓋與縣等或有反不及縣者矣

滑尤爲難辨蓋其山川所屆時各異名而郡邑之名又復非古歲代滋久史傳互見或沿其名而異其地或襲其名而遷其地或還其地而革其名此輿地之所以難考也抑嘗討之河東一名也有兖州之河東有并州之河東

注黃河舊道三代以前自宋衛州之黎陽縣近折而北流故北京及河北東路諸州在河之東即古兖州之域故周禮職方河東曰兖州爰自周定王時黃河舊道漸堙秦漢以還河隄屢壞乘上游之勢決而東下故兖州之域隔在河北而河東之名乃移并州戰國以來子史中所謂河東之地皆指宋朝河東路而言之即古并州之域也

古今地名沿革總論
百王制度代有沿革考正實艱而地名同異古今涵

河西一名也有雍州之河西有涼州之河西黃河源自崑崙崑崙積石北流餘二千里至於宋銀夏之交稍漸而東流不盈十里又折而南流故宋永興軍路鄆坊丹延諸州在河之西而河湟之閭鄯涼甘肅諸州亦在河西戰國之際所稱河西地即指鄆坊丹延之間而言在雍州之域也西漢以來所稱河西地即指河湟而言古涼州之域也

河南一名也有中土之河南有邊境之河南河北一名也有中國之河北有夷狄之河北黃河大勢如覆斗之狀而關中正在斗間而中原適當如衡故宋之京畿西路在河之南斯中土之河南也而綏銀勝夏諸州亦在河南即邊境之河南也河北東西路在河之北斯中國之河北也而陰山瀚海之間有秦長城外地亦在河北即夷狄之河北也三代以前河南之稱止在中土秦漢而

下奪匈奴南牧之地列爲郡縣亦名之曰河南自是河南之稱一彼一此不常也陳隋以前河北之稱止在中國李唐之初夷突奔之地悉爲郡縣亦名之曰河北自是河北之稱一彼一此不常也如春秋傳中所稱河南河北之地皆指邊境外裔而言與前史至不相侔若此之類不可不察也加之百王疆理代有不同有指一郡而言者有指一州而言者有指一道而言者

如中土河南之地今古一名而兩漢河南之稱惟指一郡而言即宋西京屬縣兼鄭孟二州之境而已姬周河內之稱則指一州而言即宋東西二京及京西南北路之地李唐河南之稱則指一道而言包古青徐兗豫四州之境奄黃河以南皆是也宋爲東西南三京及京畿四州之地

故周之河內異乎漢之河內周禮職方河內曰冀州即宋河北東西路地漢之河內乃古郡宋懷衛二州是已漢之河東異乎唐之河東漢河東郡即宋河中府及慈隰晉絳解五州唐河東道乃宋河東路也古之淮北乃今之淮南宋宿亳二州自開國以來至於李唐皆在淮北宋乃移屬淮南而今之河北乃古之河東宋朝河北東路之地三代以前屬河東以至淮西一名也有在京東有在京西淮道自西而東時折而北流故淮北之地間名淮

百王制度代有沿革考正實艱而地名同異古今涵

西如漢封劉交爲楚王王淮西則宋京東西路之地也唐裴度身督戰遂平淮西則宋西北路之地江西一名也有在江北有在江南

江道自西而東時折而北流故江北之地間名江西而魏志武帝既稱江西遂空則宋淮南東路之地也晉紀稱石勒陷江西壁壘百餘則宋京西南路之地也至五代史稱鍾傳據有江西乃今江南西路之地

江南一地也有稱江左有稱江右

金陵居長江下流前朝有江南者皆都之據金陵而言則江南居左四瀆之流皆自西而東天下之形勢亦然以中原而言則江南之地居右故前史兩稱之

山東亦一名也有指河南而言者有指河北而言者前史有山水之稱者皆據華而言之則其所謂在華山之東也其地正當河南而稍及河北之近河南者至杜牧之罪言則所稱山東之地專指河北而言也

陝西亦一地也虞夏曰雍州商周曰西土春秋爲秦國戰國稱關中楚漢之際謂之三秦兩漢又名山西宋列爲陝西路而前史又從而稱顯之曰四塞之國曰陸海之地曰天府之居其名雖異實則同也反以三隅他可知已此所謂山川所屆時各異名者也嘗考歷代州郡之名多有異同於古之國號如書稱柯夏甲居相即今之相州也春秋衛侯燬滅邢即今之邢州也楚子入陳即今之陳州也楚師滅陳即今之陳州也齊師滅萊即今之萊州也楚子圍鄭即今鄭

州之新鄭縣也齊侯侵蔡即今蔡州之上蔡縣也若此類未易舉蓋履其地不敢沒其名也然而遷徙不常考証或疎至有已非其地而空存其名者如春秋吳師入郢近於今之郢州而非也

古郢城在今之荊南府界去郢州餘三百里

秦師入滑近於今之滑州而非也

古滑國今在西京偃師縣之氏鎮去滑州餘四百里

楚人滅舒近於今之舒州而非也

古舒國今在廬州之舒城縣去舒州餘三百里

楚人滅黃近於今之黃州而非也

古黃國今在邢州定城縣去黃州四百五十里

楚人伐徐近於今之徐州而非也

古徐州今在泗州臨淮縣之徐城鎮去徐州垂五百里

傳稱允姓之戎居於瓜州近於今之瓜州而非也

古瓜州地在今沙州去瓜州垂三百里

有西亳南亳北亳而皆非今之亳州也

西亳今在偃師南亳在穀熟縣北亳在考城縣

有東魏西魏南魏而皆非今之魏州也

東魏在鄭州滎陽縣西魏在鳳翔府號縣南魏在南陵軍升陸縣

有東楚西楚南楚而皆非今之楚州也

東楚今蘇州西楚今徐州南楚即今荊州府

夫以州郡之名既非古昔而縣邑之名抑又乖戾方春秋之際鄉亭邑聚之名見於經傳者不啻千數而存於今者百無一二具有地不徙名不更歷代常存

用迄於今如彭城鍾離酸棗長葛諸城才十數而止耳其餘或者同於古則地改於今故古之酒泉在河南而今之酒泉在河西

左傳王與就公酒泉之邑實在於河南而西漢而下迄於今有酒泉郡乃開匈奴之地實在河西

古之丹陽在荊南而今之丹陽在江東

左傳稱楚子邑於丹陽今在荊南府枝江縣內今丹陽郡乃潤州也

古之豫章在江北今之豫章在江南而皆吳楚之境

也古之澶淵在河南今之澶淵在河北而皆宋衛之郊

春秋諸侯會于澶淵實宋古都所謂澶淵聚者即其地正屬今之幽州而今之澶淵郡乃河北東路之都督府

古之南陽在河北今之南陽在河南而皆晉地也

左傳晉於是始啓南陽即今之懷州也而今之南陽郡乃京西南路之鄭州也

古之東陽在淮北今之東陽在浙西而皆吳地也

漢書以彰郡東陽郡行封今浙西在吳亦有東陽

夫地理更乎歷代必至混殽驗其名初無異同考其實則爲甚異觀者于此幾何而不誤哉愚故曰百王制度考正實艱而地名異同尤爲難辨者也

明輿圖四極

東起朝鮮西至嘉峪南濱海北連沙漠道路紆繁各萬餘里

據一統圖京師在東北之境南京在東南之境南京之東南爲浙江浙江之東南爲福建南京之西南則

爲江西由江西而西北則爲湖廣轉而東南則爲廣東廣東之西少北是爲廣西廣西之西北則爲貴州其西南則爲雲南而貴州西北則四川也此四藩者總在南方河南在京師之西南乃天地之中據一統圖湖廣承天襄陽之間居地之中朱子亦云荆襄得天地之中有中原氣象爲東南交會處京師東南爲山東西爲山西其西南爲陝西此數四者總在北方其九邊則遼東薊州皆在京師之東而薊州爲近宣府大同皆在京師之西而宣府爲近榆林固原皆在陝西北境而固原在外寧夏在河套過河而西寧夏之西轉南則甘肅也統天下地方所至東則山東登萊揚州之通海蘇州之太倉浙江之定海福建之興泉皆濱大海而日本琉球則居東南海中由東轉南則廣東之潮瓊由南而西則蘇門答刺安南諸國而雲南孟定等府亦濱海居於海中者則西洋等國也正西則雲南之麗江極西則星宿海崑崙山黃河黑水諸處更西不可詳矣由西而北則西域諸國吐魯番所居而大磧陰山瀚海在焉所謂沙漠者也又西北數千里有鐵門關過此則不可詳矣東北則由京師出居庸關自北而東過白浪山抵女直過黑松林以達北海大抵中國之勢南臨大海北接長城西北多山東南多水此其槩也學士大夫嘗言我朝疆域過於宋敵於唐不及於漢蓋以朔方大寧交趾及開平興和元菟樂浪燉煌不足故也夫先王盛時土地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恆山如洛陽爲王城卑蠻氏陸渾氏密邇乎其境其東之萊牟介莒皆夷地淮南爲舒郡秦爲西戎河北眞定

中山之境乃鮮虞肥鼓國河東之域而有赤狄甲氏此外荆楚吳越閩蜀又皆在荒服之外是時中國所有者宋晉齊魯衛鄭通不過今數十郡地耳周之盛時猶然則夏商以前可知矣故應鑄言自秦而上西北袤而東南蹙秦而下東南展而西北縮蓋各有不盡之地不勞中國以事外也今日地勢東南已極於海至矣盡矣惟西與北尚未底於海耳然視之前代奄甸已弘彼大荒絕漠之險地氣既惡人性復犢非復人居之處其有與無固不足爲輕重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坤輿典

第一百六卷目錄

輿圖部總論三

古今治平略歷代疆域 南北疆域 唐朱疆域 明疆域

坤輿典第一百六卷

輿圖部總論三

古今治平略

歷代疆域

凡地形之所載六合之間四極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天地之間九州八極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澤有九藪風有八等水有六品何謂九州東南神州曰農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并州曰并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濟州曰成土東北薄州曰隱土正東陽州曰申土何謂九山曰會稽泰山王屋首山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何謂九塞曰太汾澠阨荆阮方城穀坂井陘令疵句注居庸何謂九藪曰越之具區楚之雲夢秦之陽紆晉之大陸鄭之圃田宋之孟諸齊之海隅趙之鉅鹿燕之昭餘祈何謂八風東北曰炎風東方曰條風東南曰景風南方曰巨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飈風西北曰麗風北方曰寒風何謂六水曰河水赤水遼水黑水江水淮水合四

海之內四方各二萬八千里水道八千里通谷其名川六百陸徑三千里禹乃使大章步自東西至於西極使豎亥步自北極至於南極各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九州之外乃有八殯八殯之外乃有八紘八紘之外乃有八極凡八極之雲是雨天下八門之風是節寒暑八紘八殯八澤之雲以雨九州而和中土黃帝曰地之爲下否乎岐伯曰地爲人之下太虛之中者也帝曰馮乎岐伯曰大氣舉之也燥以乾之暑以蒸之風以動之濕以潤之寒以堅之火以溫之故風寒在下燥熱在上濕氣在中火遊行其間寒暑六入故令虛而生也故燥勝則地乾暑勝則地熱風勝則地動濕勝則地泥寒勝則地裂火勝則地固矣岐伯曰言天者求之本言地者求之位言人者求之氣交故曰天樞之上天氣主之天樞之下地氣主之氣交之分人氣從之氣之升降天地之更用也升已而降降者謂天降已而升升者謂地天氣下降氣流於地地氣上升氣騰於天故高下相召升降相因而變作矣帝曰天不足西北左寒而右涼地不滿東南右熱而左溫其故何也岐伯曰陰陽之氣高下之理大小之異也東南方陽也陽者其精降於下故右熱而左溫西北方陰也陰者其精奉於上故左寒而右涼是以地有高下而氣有溫涼高者氣寒下者氣熱其於壽夭則陰精所奉其人壽陽精所降其人夭帝曰一州之氣生化壽夭不同何也曰高下之理地勢使然也崇高則陰氣治之污下則陽氣治之陽勝者先天陰勝者後天此地理之常生化之道也是故東方川谷之所注日月之所出其人竅通於目

筋氣屬焉蒼色主肝長大早知而不壽其地多麥南方陽氣之所積暑濕居之其人竅通於耳血脈屬焉赤色主心早壯主天其地宜稻西方高土川谷出焉日月入焉其人竅通於鼻皮膚屬焉白色主肺勇敢不仁其地宜黍北方幽晦不明天地之所閉也寒水之所積也蟄蟲之所伏也其人竅通於陰骨幹屬焉黑色主腎其人蠢愚禽獸而壽其地宜菽中央四達風氣之所通也雨露之所會也其人竅通於口膚肉屬焉黃色主胃慧聖而好治其地宜禾其於產也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玕琪焉東南方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西方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珠玉焉西北方之美者有崑崙之球琳琅玕焉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東北方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中央之美者有岱嶽以生五穀桑麻魚鹽出焉凡地以名山爲輔佐石爲之骨川爲之脈草木爲之毛土爲之肉凡地形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積刑高者爲生下者爲死丘陵爲牡谿谷爲牝水員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清水有黃金龍淵有玉英土地各以其類生是故山氣多男澤氣多女障氣多暗風氣多孽林氣多癰水氣多偏岸下氣多腫石氣多力險阻氣多癭暑氣多天寒氣多壽谷氣多瘠丘氣多狂衍氣多仁陵氣多貪輕土多利重土多遲堅土人剛弱土人肥墮土人大沙土人細息土人美耗土人醜漏水人輕遲水人重中土多聖人皆象其氣皆應其類故南方有不死之草北方有不釋之冰東方有君子之國西方有形殘之尸是故東方爲

俗崇者言萬物更相代於東方也南方爲霍山者霍之爲言護也太陽用事護養萬物也西山爲華山者華之爲言獲也言萬物成熟可收穫也北山爲恆山恆者常也萬物伏藏於北方有常也中央爲嵩山者言其後大之也後世王者至以比三公焉五嶽何以視三公也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斂雲雨焉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博大故視三公也四瀆江河淮濟也四瀆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於海焉能出雲雨千里焉爲施甚大故視諸侯也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焉爲恩甚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合而論之山者水之源水者山之委諸山皆發脈於崑崙本雖同而未則異諸水皆會歸於海本雖異而未則同所以山愈聳愈高而分則小水愈下愈大而合則多其勢然也然山各鎮一方面而水則以江河爲中原兩大界也是故河爲北界而濟會於河江爲南界而漢則會於江然河之源發於崑崙以西之星宿海江雖發源岷山若以雲南之金沙江言之則江源亦本之西也是水皆源於西也雖因江河以分於南北不其會歸於東海已乎即水之兩界以觀乎山凡河北諸山皆自代北震武風憲而來爲華岳爲析城王屋爲雷首爲太行爲恆岳而東爲岱岳江南諸山皆來自岷峨絲綉貴至廣右經武岡寶慶至衡陽爲南岳散爲廬阜爲會稽鴈蕩爲金陵又別爲閩粵是山之支分又水之流派所繇辨也然則論天下之大勢必周覽乎山川明矣若夫畫野分畿不又有可得而言者乎黃帝則東海南江登空矗岱至於崑崙振

響風山訪道存諸汗竹不可厚誣高陽任地依神帝嚳順天行義始創制九州統領萬國東踰蟠水西濟流沙北至幽陵南撫交趾日月所照莫不砥屬唐堯遭洪水天下分絕乃命禹平水土分爲九州悉如舊制當其時其所載者山川也冀州王都不言所至而壺口碣石衛絳在其地焉自是以濟河惟兗州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揚州荆及衡陽惟荊州荊河惟豫州華陽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以今考之各州之山川果異於古歟所載惟土田也如冀之厥土白壤壤田中中兗土黑墳田中下青土白墳海濱廣斥田上下徐土赤埴墳田上中揚土塗泥田下下荆土塗泥田下中豫土惟壤田上土墳墟田中上梁土青黎田下上雍土黃壤田上上以今考之各州之土田果異於古歟所載惟物產也自冀之厥賦上上所賦總銓結粟米以至兗則草繇木條厥貢漆絲青貢鹽繇海物絲象鉛松怪石徐草木漸包貢土五色及孤桐浮磬揚草木天香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荊州羽毛齒角惟金三品純幹栝柏礪砥磐丹豫貢漆象繇紵織纊錫磬梁貢璆鐵銀鏤磬磬熊羆狐狸織皮雍貢球琳琅玕以今考之各州之物產果異於古歟蓋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如故也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如故也豈非以山川定其疆界斯固萬世而可徵者乎至於九州之內分爲五服曰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禹之明德洵可謂弘且遠矣虞舜登庸厥功彌卻表題類而分區宇經山河而考疆域冀北創并部之名燕齊起幽營之號則

書所謂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者也夏功在於唐堯殷典見于王制其制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開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十七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焉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爲御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大抵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十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億畝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爲田九萬億畝自恆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于江千里而近自江至于衡山千里而遙自東河至于東海千里而遙自東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于流沙千里而遙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恆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爲田八十一萬億畝此商制也周武克商自豐徂鎬至成王時改作禹貢徐梁入于青雍冀野析于幽營職方掌天下之土以周厥利保章辨九州之野皆有分星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數曰具區川曰三江浸曰五湖其利金錫竹箭民二男五女畜宜鳥獸穀宜

稻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數曰雲夢川曰江漢浸曰潁淮其利丹銀齒華民一男二女畜及穀宜同揚州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數曰圃田川曰榮雒浸曰波濤其利林漆絲枲民二男三女畜宜大擾穀宜五種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澤數曰孟豬川曰淮泗浸曰沂沭其利蒲魚民二男二女畜宜鷄狗穀宜稻麥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其澤數曰壺川曰河涉浸曰盧維其利蒲魚民二男三女畜宜六擾穀宜四種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其澤數曰弦蒲川曰涇洧浸曰洛渭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畜宜牛馬穀宜黍稷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數曰獫狁其利河涉其浸菑時其利魚鹽民一男三女畜宜四擾穀宜三種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數曰楊紆其利漳其浸汾潞其利松柏民五男三女畜宜牛羊穀宜黍稷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恆山其澤數曰昭餘祁其利庫池嘔夷其澤漆易其利布帛民二男三女畜宜五擾穀宜五種而分天下以爲九畿中方千里爲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蠻夷鎮藩皆曰蠻皆方五百里爲之限分五服而九蓋禹之五服各五百里自其一面而數之也職方九服各五百里自其兩面而數之也大抵周之王畿卽禹之甸服周之侯甸卽禹之侯服周之男采卽禹之綏服周之衛蠻卽禹之要服周之鎮夷卽禹之荒服大率二畿而當一服第周人鎮服之外又有五百里藩服則何也求之禹貢亦

莫不然禹貢既叙五服又曰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是九州之外地也又如益稷曰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謂四海之外各建諸侯爲之長豈非周之藩服乎至若四海之內方千里者九而統言萬里者亦太略計九州之輪廣焉耳卽詩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者亦大略計王畿之輪廣焉耳後人遂謂古今尺步長短異制古今里數多寡不齊勾股算法鳥道徑通紛紛沓起皆執一之論也且周制王畿千里今考其地西自郿岐豐鎬爲方八百里東則洛陽四達爲方六百里亦總以千里言耳果可執方以求之謂四隅相距遂皆整齊無差錯耶詩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言京邑居中而九畿九服莫不朝宗耳究其實周都豐鎬西去大戎不過千里果可截然謂四面各二千五百里耶然則五服九服之制亦有因地而爲長短者如犬戎去周約有千里自爲荒服蓋先王不過因諸侯之情分以爲朝貢之限制亦有在近而視遠雖遠而視近者大率地有廣狹俗有夷夏未必四方截然如此方正說者又何必拘於一說而勉強附會以求解哉陵夷至於戰國天下分而爲七合從連衡經數十年周後自分爲東西北其亡也七城而已秦始皇初并天下懲艾戰國削罷列侯分天下爲三十六郡於是與師踰江平取百粵又置閩中南海桂林象郡凡四十郡郡一守焉其地則西臨洮而北沙漠東索西帶皆臨大海漢祖龍興革秦之弊分內史爲三部更置郡國二十有三文增厥九景加其四武帝開越攘胡初置十七拓土分疆又增十四昭帝少事亦增

其一至平帝元始二年凡郡國合一百一十有二改雍曰梁改梁曰益又置徐州復舊號南置交趾北有朔方凡爲十三部光武投戈之歲在雕耗之辰郡國蕭條并省者八建武十一年省州牧復置刺史員十三人各掌一州明帝置一章帝置二和順改作其名有九省朔方刺史合之於司隸凡十三部而郡國百有八焉桓靈頗增於前復置六郡嗚呼傳稱黃帝北邑涿鹿虞世南陽蒼梧夏禹東巡會稽然則後世近荒之地皆先王之內封其正朔所加邇焉可知以至高陽之際海裔來同萬里廣輪一同文軌疆理所屆何其盛歟此秦隋漢唐之君所以務斥大封城廓耗華夏甘心邊夷而無悔者也然徒知先王之盛而不知其所以盛虞夏以前承太古巢穴之餘蠢蠢山林自相君長八紘之中恭布星分畫爲萬國其侯邦所履僅能及後世一鄉一亭其勢力最寡弱而易制也故一人表正則萬國葵傾化之所被者益廣則正朔之所際者益宏是以唐虞之時蠻夷猾夏惟明五刑三旬逆命禹已班師非有如後世強胡猾狄犖兵不解而敢與上國抗衡者也然則黃帝禹舜之盛豈有勞於服遠哉抑亦爲斯民愛戴之厚不敢自逸故遑遑然周恤之耳爰自夏商以降兵革薦興轉相侵侮小國日滅大國益橫而車書始難同矣何則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而商湯革命有三千餘國是四百年間轉相吞滅者半矣逮夫姬周浸興武王革命封建有加而總計不踰千八百國是六百年間轉相吞滅又幾半矣故侯邦益大夷狄益強文王之時通行天討而大邦始畏其力西方則昆夷鼎盛

北陸則狹狃獨強交侵中國莫可制禦雖三分天下有二而亦不過命將帥以守衛中國而已自時厥後中國土宇滋蹙而東狄復強江浙之間已爲文身斷髮之鄉朝聘盟會未始通於上國於會稽蒼梧何有哉故堯舜之敘遠暨朔南文王之化近行江漢周公體國經野而舜禹陟方之地有在蠻服之外夫黃帝高陽唐堯虞舜夏禹文王周公皆古聖人也其君國澤民之道豈相反戾抑亦時或不侔耳使其易地詎不皆然則後王之時所以不及古先哲王之盛者匪惟德之不宏固亦勢有不可也而秦漢以還好大喜功之君窮誅遠討惟日不足極唐虞聲教所暨悉爲郡縣而猶以爲未也嗟乎黃帝登空峒虞舜陟蒼梧夏禹巡會稽非不動遠也秦始皇登之罘山漢武帝登單于臺隋煬帝幸鴈門亦非不動遠也然先王之所以勤於遠者恐其德教有所不被故焦心勞思雖終老而無辭後王之所以勤於遠者恐其威武有所不加故勞民盡國雖敗亡而無悔此古今相去所以殊絕故觀先王幅員之廣則足以知其德觀後王封域之大則足以知其暴能原先王之用心而弗泥其跡可與言化矣

論曰嘗觀天下之勢西北高而東南下故帝王之作皆起於幽冀雍岐迨至戰國七雄並起日事干戈於是西有秦東有齊南有楚北有燕趙而一時合從連橫之士所爭分重輕者莫如三晉蓋秦南不得越韓魏以攻齊楚北亦不得越之以攻燕趙故秦之欲伐韓梁東闕於周室甚惟寐忘之此昔人所謂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強者也然則

三晉者天下之腸胃也故宋衛中山處於七強國之間自立則輕附於人則重而六國知兵合於三晉以擯秦則雖自帝不足於以禁人之爲帝有餘卒之從敗橫成韓南無楚北無趙韓不待伐割挈馬兔而西走秦與韓爲上交秦禍安移於梁矣以秦之強有韓爲之用梁不待伐割挈馬兔而西走秦與梁爲上交秦禍案環中趙矣三晉既舉南顧齊楚無藩籬之限北指燕雲無尾後之虞三國雖欲不相繼覆井豈可得哉故當時爲秦謀者莫利於遠交而近攻其說曰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若欲霸必親中國而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趙強則楚附楚強則趙附楚趙附則齊必懼齊懼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可虜也其後秦用之以餌齊當齊君王后之世四十年不加兵齊人不悟反德其意而與秦合故秦得以其間取三晉三晉亡齊蓋岌岌矣由此言之關隴居高建瓴處天下之脊而齊負海以爲雄楚憑江以設險南北交爭三晉其四戰之國必爭之地也嗣是漢高以漢中還定三秦與項羽角關轉戰於滎陽成臯京索之間當時謀臣有曰楚人拔滎陽不堅守厥倉乃引而東合成卒分守此乃天所以資漢也顧急進兵收取滎陽據厥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卒之高帝因以之授弊楚力而韓信得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而與高帝會於滎陽成垓下之功則滎陽成臯實爲要地矣酈食其荀文若之徒皆稱陳留爲天下之衝四

通五達之郊蓋言其平夷洞達而坐九圍之中也故從古盟會戰爭此地尤亟傳稱夏禹有鈞臺之享今陽翟縣有鈞臺陵春秋齊威公會諸侯于葵丘今雍丘縣有葵丘聚吳晉爭長于黃池即今之封丘縣也晉文公會諸侯于踐土即今之滎縣也晉敗楚師于鄢陵即今之鄢陵縣也楚敗晉師于鄢即今之管城縣也袁曹相持于官渡在今之中牟縣北劉項畫界於鴻溝在今之滎陽縣西祖逖鎮雍丘而黃河以南盡爲漢有即今之雍丘縣也南北朝力爭河南而滑臺每爲重鎮即今之白馬縣也若此之類前史班班易舉則荀鄴之言爲不誣矣光武中興起于南頓振于昆陽及其歸洛陽更始復命之持節北渡河鎮慰州郡所至輒除莽苛政復漢官名布德施惠河北人心久已附屬故耿弇輩得以北收上谷定漁陽取涿郡還收富平獲索東攻以平齊地事成帝業則河北固其取勝之根本也是以周室之衰秦晉齊楚擅天下相持五百年而秦滅楚漢室之亡天下三分相持六十年而晉平吳晉室之亂琅瑯南渡繼爲南北朝相持三百年而隋取陳然則自古起于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于東南則不能復中原而有西北豈非形勢之強弱剛脆固不等哉

南北疆域

三國鼎建土宇分裂至晉武太康元年既平孫氏版圖歸一凡十九州郡國一百七十三以爲冠帶之國盡有殷周之土及永嘉南渡境宇殊狹九州之地有其二焉初元帝命祖逖鎮雍丘逖死北境漸蹙于是

荆豫青兗四州及徐州之半陷劉曜石勒以合肥淮陰壽陽四口角城爲重鎮成帝時鄧守將退屯襄陽穆帝時平蜀漢復梁益之地又遣軍西入關至灊上再北伐一至洛陽一至枋頭所得郡縣軍旋又失洎苻堅東平慕容暉西南陷蜀漢西北寇姑臧則漢水長淮以北悉爲堅有又堅敗再復梁益青兗豫司之地其後青兗陷于慕容德豫司陷于姚興以彭城爲北境藩扞後益梁陷于譙縱每因劉石苻姚袁亂之際則進兵屯戍在於漢中襄陽彭城然大陵上明江陵夏口武昌合肥壽陽淮陰常爲晉氏鎮守義熙以後又復青兗司豫梁益之地而政移于宋矣宋武北平廣固西定梁益又寇長安盡得河南之地長安尋爲赫連勃勃所陷至文帝元嘉中遣將北伐水軍入河寇魏霸碣滑臺武牢洛陽四城其後又失又分軍北伐西寇洪農開方二城以東攻滑臺不克而平碣碣守之尋皆敗退于是後魏主太武總師經彭城臨江屯于瓜步退攻盱眙不拔而旋明帝時後魏又南侵淮北青冀徐兗四州及豫州西境悉陷沒則長淮爲北境僞徐兗于淮南立青冀二州寄治贛榆其後十年餘而宋亡然初強盛也南鄭襄陽垂軀彭城東陽皆爲宋藩扞嗚呼晉自元帝植國于江右終晉之世雖未嘗忽然于中原而終不能踰淮而北祖逖之于河南有端緒矣而竟不能以酬其擊楫之素志庾翼之志在滅胡亦少壯矣而不能抗李熊之堅敵褚裒大舉而終以自阻殷浩北伐而終以不遂桓溫雖成關洛之功而枋頭頓挫之後大節遽變亦安望其厲志復仇以混一區宇哉其後劉裕以英雄之才

奮然以興復爲己任東滅南燕西取姚秦北圍滑臺以與魏分爭河洛之地前日諸人所以悉力經畫而不可得者往往次第以平志氣亦雄健矣獨惜其入關之後不能事形勢以長國威英雄豪傑之士於是得有得其用心者矣故東還之師未及脫旆而秦隴之變已竊發而不可禦此赫連勃勃所以逆知其不能守也裕之規模蓋可知矣是以魏太武一振兵威而青兗司豫之地拱手以歸魏豈非規恢之略無以開其後歟東宋五十餘年雖文帝一再出師以開拓境土隨得隨失終不得而有之嘗觀到彥之統帥舟師徑趣河洛魏人斂席而退司兗之地常一平矣未幾而復失柳元景以襄陽之師克復潼關向義之徒所在響應關輔之地常一平矣又未幾而復失蓋文帝雖號爲有志中原本無進取之長策且魏欽成之初豈真有畏心哉特以天時不利而不敢與之較耳王仲德曰胡虜斂戎北歸必併兵全聚若河水既合將復南來是固足以知敵人之心而帝莫之聽此彥之所以不能據全其地也元景始進之初亦事幾之會也固宜精擇主帥號召英傑以共成響應之勢而帝之所任者乃王元謨虛誕之徒不閑將略竟以退怯失利而元景亦不得以獨進命將出師例以成律指授而先後遲速之機諸將往往不得以自便關防纖悉一至于此安得度外之士以成非常之功乎至如檀道濟蓋世威名正敵人所深畏反加猜忌使其進退無以自免及事變不支始深悔之見何晚也況當時太武之在魏內則有崔浩高允之徒以爲之謀外則有奚斤長孫翰之徒以爲之將乘其剪滅蹂躪之餘威震兵南向聲勢所接已足以聳服人心于未戰之初矣夫敵人之勢方張而宋之所自爲國者乃復若是無怪乎青兗豫之地相繼復歿而不自固也吾嘗觀何承天備邊策曰今日非大田淮泗內實青徐使民有贏儲野有積穀然後一舉蕩夷則不足爲也若但欲遣軍追討報其侵暴則彼必輕騎奔走不肯會戰徒與巨費不損于彼報復之役將遂無已此策之最末者也承天之言最切于用而一不暇講徒欲憾其欲速之心而不爲長久之計志于苟得而卒不可得也然觀晉宋以來凡植國于北方亦未有能久者劉淵父子奄有關洛而稱漢雖賴石勒之力未幾而反爲石勒所取歷二十有六年而亡石勒據河南而稱趙雖出于張賓之謀未幾而竟爲冉閔所取歷三十有二年而亡慕容儁之興燕慕容恪之功也雖其取中山破青齊略取關河之地然不二世而遂并于秦苻堅之興秦王猛之功也雖取洛陽平關東以據中原之地然肥水既敗之後遂分裂于慕容垂姚萇之徒而不可禁其餘後涼之呂光北燕之馮跋赫連勃勃之干夏私自竊據而無可久之長算是以隨起隨滅而不自知也語北方之盛者莫如魏然自孝文遷洛之後亡形已見其後孝明六鎮之變纔起而東西方裂之禍卒移于高氏宇文亦可見矣然則有志于恢復者豈宜自沮哉齊氏淮北之地全少州郡悉因宋代其後頗爲後魏所侵至東昏元初河

北諸州相繼敗沒又遣軍北伐敗于馬圈退屯盆城又失壽春後三年齊亡始全盛也南鄭樊城襄陽義陽壽春淮揚角城漣口朐山爲重鎮梁氏州郡多法

舊制受禪數年即失漢川及淮西之地其後諸將頻年與魏軍交戰于淮南北互有勝負雖得垂瓠彭城俄而又失又尅壽春大通初大舉北伐城鎮相次寇平直至洛陽蹙爲梁有其後又復漢中至東魏將侯景以河南地降逆亂相尋有名無實又景平後江北之地悉陷高齊漢川蜀川沒于西魏大抵雍州下涇成白荷堆硤石城合州鍾離淮陰朐山爲重鎮陳氏比于梁代土宇彌蹙西不得蜀漢北失淮肥以長江爲境宣帝大建中頻年北伐諸將累捷盡復淮南之地更經略淮北大破齊軍于石梁及旋師屬高齊亡國又總軍北伐旋爲周軍所敗悉虜其衆自是江北之地盡沒于周又以長江爲界及隋軍來伐遣將守狼尾灘安蜀城公安已陵以下並風靡退散隋軍自采石京口渡江而平之後魏起自北方至道武率兵下山東攻拔慕容寶中山遂有河北之地于是遷都平城慕容氏喪敗遣將南略地至滑臺許昌彭城明元帝太常中始于滑臺許昌置兵鎮守太武帝時又得蒲坂長安太延以後東平遼東西平姑城于是西至流沙東至高麗所未得者漢中及南陽垂瓠彭城青州之南而已其後帝自南征遂臨瓜步宋淮北城鎮守將多有敗沒獻文天安初自河之南長淮之北皆爲魏有孝文遷都洛陽頻歲親征皆渡淮西宣武初又得壽春續收漢川至于劍閣兼得淮西之地莊帝時梁軍洛陽數旬敗走自後內難相繼不暇外略三四年後分爲東西魏矣然是時南方屬宋明以後及于齊梁國土漸蹙自守不暇雖時有侵掠而退不旋踵故魏之城鎮少被攻圍因利進取不常所守也

北齊神武東魏天平末大舉西伐至蒲津西魏乘勝攻陷陝州神武西至沙苑西師又乘勝襲陷洛陽其後神武攻圍西魏玉壁不尅西師來伐至于邙山後神武又圍玉壁不尅文襄遣將圍潁州拔之于是河南自洛陽之西河北自晉州之西皆入西魏文宣之世命將略地際于江矣幼主崇化末西師攻拔晉州因之國滅自東魏之後天下三分梁陳有江東宇文有關西高氏據河北當齊神武之時與周文帝抗敵十三四年間凡四出師大舉西伐周師東討者三焉自文宣之後纔守境而已大抵西則姚襄城洪洞晉州武平關柏崖軹關河陽南則武平洛陽北荆門孔城坊汝南郡魯城置兵以防周寇及陳師侵軼數歲齊亡南境要害未遑制置也周文帝既平江陵自是疆理西有姑臧西南有全蜀南至于江矣其河南自洛陽之東之北河東自平陽之界屬于高齊至武帝建德中東征拔齊晉州城尋又乘勝平齊後遣軍破陳軍于呂梁其東南之境盡于長沙隋高祖受終維新朝政開皇三年遂廢諸郡泊于九軌廓定江表尋以戶口滋多析置州縣楊帝嗣位又平林邑更置三州既而併省諸州尋即改州爲郡乃置司隸刺史分部巡守五年平定吐谷渾更置四郡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東南皆至于海西至且未北至五原隋氏之盛極于此也總而論之自晉元東渡訖于後周之亡南北血爭垂三百年其間北朝之兵屢得志于東南矣或卷甲而趨歷陽或長驅而至瓜步或築行宮于新野或駐大軍於秣陵或涉沅湘而阻於長沙或渡淮而守於石頭其深入制勝

非不銳也南國之兵屢得志于西北矣或渡河而守黎陽或薄海而克廣固或四十七戰所向無前或五十二城望風震服其深入制勝又非不銳也加之有北土者八姓割裂分爭有南朝者五代亂亡踵跡劉氏慕容于關河苻姚染血于淮渭慕容拓拔闢閭軒驚高氏宇文禍亂如結是北土非無覺可乘也王敦蘇峻踵逆上游孫恩盧循訐亂海嶺桓元侯景荼毒江湖李特譙縱輻輳巴蜀是南國非無衅可乘也然而北人終不能併南人終不能併北是何耶蓋其不能圖萬全之舉好與嘗試之師方敵未有衅則速微功利紛拏以逞重兵外宿齊民遠輸餉謀重勞帑藏益屈敵未告愆而吾已困矣逮夫幸際機會鄰壤繹搔羸秦之鹿已奔于莊之虎可刺則備不豫具無以應卒坐待其斃而莫能乘矣間或幸而遇捷則敗不旋踵是以袁宏舉南國之兵潰于洛口元英掃北方之衆沒于鍾離青泥之敗單騎而逃呂梁之役匹馬無反彥之退舍資實蕩然魏武言還僵屍閭積齊人如涓涓如江浙之魚堅卒若林盡作淮淝之鬼其餘或焚舟而遁或棄輜重而奔或大敗而還者不可殫紀既軍敗於外國疲於內民愁盜起羣雄乘之而社稷危矣是其急於成功乃所以底敗亡也向使南北之君能於暇時息民休兵邊警時晦君宰優游將士偃息元元雍熙咸遂其性莫不蓄銳以待發衛恩而樂用而廟堂之謀靜觀遠照探敵入之情僞而憤識之必俟一旦覺隙洞開則赫然有作發將士素銳之氣啓臣民樂用之心興湯后之靈寬仗武王之旌鉞入關下高祖之令渡河布光武之恩以此赴敵何

敵不摧以此弔民何民不服顧海宇之功豈難濟哉是其緩於取敵乃所以速集大敵也故曰天下皆知取之爲取而不知與之爲取帝王之道出於萬全可不戒哉

唐宋疆域

唐與高祖改郡爲州太守爲刺史又置都督府以治之然天下初定權置州郡頗多太宗元年始命併省又因山川形便分天下爲十道一曰關內二曰河南三曰河東四曰山北五曰山南六曰隴右七曰淮南八曰江南九曰劍南十曰嶺南至十三年定簿凡州府三百五十八縣一千五百五十一明年平高昌又增州三縣六其後北殄突厥頡利西平高昌北踰陰山西抵大漠其地東極海西至焉耆南盡林州南境北接薛延陀界東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萬六千九百一十八里景雲二年分天下郡縣置二十四都督府以統之既而以其權重不便罷之開元二十一年又因十道分山南江南爲東西道增置黔中道及京畿都畿置十五採訪使簡察如漢刺史之職天寶盜起中國用兵而河西隴右不守陷於吐蕃至大中咸通始復隴右乾符以後天下大亂至於唐亡然舉唐之盛時開元天寶之際東至安東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單于府蓋南北如漢之盛東不及而西過之是以考其地理之廣狹戶口之盈耗與其州縣之廢置而當日之盛衰治亂興亡可以見矣蓋自古治天下者務廣德而不務廣地德不足矣地雖廣莫守也嗚呼盛極必衰雖曰勢使之然而殆忽驕滿常因盛大可不戒哉唐室既衰五季迭興五十餘年

更易八姓萬縣分裂莫之能一宋太祖受周禪初有州百一十一建隆四年取荆南平湖南乾德三年平蜀開寶四年平廣南八年平江南至末年凡有州二百九十七縣一千八百六十六太宗太平興國三年陳洪進獻地錢俶入朝十四年平太原十五年李繼捧來朝至是天下旣一疆理幾復漢唐之舊其未入職方氏者唯燕雲十六州而已至道三年分天下爲十五路天聖析爲十八元豐又析爲二十曰京東西曰京西南北曰河北東西曰永興秦鳳曰河東曰淮南東西曰兩浙江南東西曰荆湖南北曰成都梓利夔曰福建曰廣南東西東南際海西盡巴夔北極三關東西六千四百八十五里南北萬一千六百三十里崇寧四年復置京畿路大觀元年別置黔南路三年併黔南入廣西以廣西黔南爲名四年仍舊爲廣南西路當是時天下有戶二千八百八十八萬二千二百五十八口四千六百七十三萬四千七百八十四視西漢盛時蓋有加焉隋唐疆理雖廣而戶口皆有所不及迨宣和四年又置燕山府及雲中府路天下分路二十六六京府四府十州二百五十四監六十三縣一千二百三十四可謂極盛矣大抵宋有天下三百餘年由建隆初訖治平末一百四十年州郡沿革無大增損熙寧始務闢土而神謬先取緱州韓絳繼取銀州王韶取熙河章惇取懿洽謝景溫取徽誠熊本取南平郭達取廣源最後李憲取蘭州沈括取葭蘆米脂淳圖安疆等皆雖嘗以河東邊界七百里地與遼人當時王安石議蓋曰吾將取之寧姑與之也迨元祐更張葭蘆等四皆給賜夏人而分畫久不能定紹聖遂

罷分畫督諸路各乘勢攻討進築自三年秋八月訖元符二年冬凡陝西河東置州一軍二關三城九砦二十八堡十又取青唐遼川寧塞龍支等城建中靖國悉還吐蕃故壤稍紓民力崇寧變愛前議專以紹述爲事蔡京始任童貫王厚更取湟鄯廓三州二十餘壘陶節夫鍾傳邢恕胡宗回曾孝序之徒又相與擊空駕虛馳騁於元符封域之表託於重和旣立靖夏制羌三城雖夏人浸衰而民力亦弊西事甫定北聲旋起蓋自崇寧來益梓夔黔廣西荆湖南北迭相視效斥大土宇靡有寧歲凡所建州軍關城砦堡紛然莫可勝紀厥後建燕山雲中南路粗闢三歲禍變旋作中原板蕩故府淪沒職方所記漫不可考高宗倉皇渡江駐蹕吳會中原陝右盡入於金東盡長淮西割商秦之半以散關爲界所存者兩浙兩淮江東西湖南湖北福建廣東東西十五路有戶一千三百六十六萬九千六百八十四建國江左又百五十年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然則天下國家之重端在乎得人也江淮閩廣之地其來尚矣自黃帝南巡而登湘山夏禹東巡而登會稽高陽正朔所際南暨交趾是東南之域振古而通中國也然而文身鳩舌去京華甚遠承太古巢居穴處之餘未陶王化三代以前邇爲蠻貊賢人君子不產其邦帝王公侯未始建國中原視爲遐陬不之齒也迨秦泰伯奔荆蠻而吳人化其德文王化行江漢而召公之教明於南東東南之民浸沐休風聲教旣被君子出焉由是李札歷聘諸華而先王禮樂達於海隅陳良北學中國而周孔之道遍於南國若敖蚡冒算路藍縷以啓山林而荆楚以

開勾踐種蠶焦勞辛苦牧養其民而揚越以庶子胥之治吳楚厚倉廩峙兵甲創城郭設守備而江浙之間浸有疆理矣為救之相楚商農士賈各肆其業德刑政事不易其常而湘漢之間滋然繁盛矣加之兩漢而下循吏接踵馬援修略越之律張霸與吳會之學王景導淮西以牛耕韋宙教江西以陶瓦許荆以人倫之教新桂嶺之治任延錫光以諸華之風移嶺表之俗而東南之邦浸為禮義矣而又漢魏以還天下有變常首難於西北衣冠轉而南渡故西北益耗而東南益盛迨於隋唐宋朝風教滋美與中原無異而民物豐夥又復過之故知今之東南非昔之東南昔之東南不能當宋之一路而今之東南乃過于昔之中原又豈可一概論哉方西漢元始五年歲在乙丑東南縣戶僅當天下十之一後一百三十有九年當東漢建康元年歲在甲申東南縣戶乃當天下十之一後一百三十有六年當西晉太康元年歲在庚子東南縣戶乃過天下十之三又後四百有六十年當李唐開元二十八年歲在庚辰東南縣戶乃當天下十之四又後三百五十年當宋元豐末東南縣戶乃過天下十之五觀其縣邑之增民戶之庶既若此其甚而又財貨如山利源百出以今擬古邈焉殊絕蓋自開闢以來東南財用之饒見諸載史者莫盛于唐而宋朝猶且加增數倍唐時歲運東南粟以實關中不贏二百萬石而宋朝運漕大增歲至六百餘萬石唐朝出銅鐵銀錫之冶凡六州而五在江浙歲銅錢多止十數萬緡而宋朝鼓鑄大增歲至百餘萬緡唐朝鹽利初不過歲四十萬緡至劉晏幹盡其利嘗

增至六百萬緡蓋不常有而宋朝鹽利大增多至歲二千萬緡而海鹽之利居多宋利興自唐季正元中始定之額得四十萬緡自後代有增加終唐世不過倍正元之額而宋茶利大增歲至二百二十五萬餘緡而皆東南此皆熙豐以前國家常賦之歲額也其後亦有增加至於今則又不然矣嗚呼漢魏以還皇天眷佑東南密為覆護俾斯民日以富庶迄于宋朝物大豐美方之西漢盛時縣邑之增幾至三倍民戶之增幾至十倍財貨之增則數十百倍以至庠序之藹與人才之挺出與夫典禮之修習俗之美則又與古斯焉不侔然自魏晉而下西北之地浸沒于羌狄至於宋朝而有虞十二州之地幾失其三大抵東南之地皆往古之蠻夷而西北之鄉盡先王之都邑是以有志之士往往指燕雲河湟為重指江湖川廣為輕而不知地無常利天運實衡其盛衰苟天之所棄何有於華夏天之所祐何有於蠻荒如海表蟠木之地高陽之疆理也而唐虞棄之無害其為蕩蕩巍巍之功遼東營州之地唐虞之疆理也而隋唐棄之無害其為開皇貞觀之隆燕雲河湟之地隋唐之疆理也而宋朝棄之無害其為聖聖承承百七十年之胤然則先王之地固有不必要矣如陝右山南之地夏商以前蠻夷之域也而姬周資之以典王業劍南嶺表之地姬周以前蠻夷之域也而秦漢關之以資富強海隅七閩之地秦漢以前蠻夷之域也而隋唐理之遂隆美化然則蠻荒之地固有不必要矣蓋三代以前天運王於西北而廢棄東南故戎狄折北不支而蠻夷得以微倖當時帝王有作則利於西北而不

利於東南高陽疆蟠木而宅龍城黃帝逐獯鬻而邑涿鹿高宗單伐於鬼方文王還城於朔野莫不集厥殊勳訖無後患至虞舜南巡則終於蒼梧禹東巡則歿於會稽有苗之征既以逆命昭王南巡亦復不反大抵經略東南未嘗有所濟也逮秦漢而下天眷佑於東南而西北代以陵替故蠻夷折北不支而戎狄得以微倖當時帝王有作則不利於西北而利於東南是以秦漢開萬里之封而川廣悉為郡縣隋唐闢海隅之化而閩浙盡為衣冠蓋爾蠻荒於變中華當時既赫厥靈後世亦蒙其利至於晉招五部則變生劉石唐開四鎮則禍極吐蕃漢將屯田于葱嶺重困華人唐宗列郡於陰山終為異域大抵開羌狄為郡縣者未嘗有所濟也是豈非天運回旋故至此耶雖然荆楚削弱王翦渡江高齊衰蕩周師入鄴是善用關西者皆能以併南北也赫連崛強魏克朔方孫皓淫虐王濬入金陵是善用河北者皆能以併西南也章邯輕敵項王渡河姚泓玩寇宋武入關是善用江南者皆能以併西北也故魏起河北周本關西宋興江南皆能奮自孤微赫然而成伯業此則三方之地利皆可用也商受暴虐黃河無固胡亥愚蒙秦關洞開叔寶荒淫長江失險此則三方之地利皆不足恃也項王殘忍石季驍雄皆轉戰無前而斯民重困故項與東南石奮西北其亡一也蕭衍符堅皆一時令主乘時奮功然有雄志而無雄才一則強霸于南夏一則制勝于北朝其敗一也故知南北東西皆無地利興亡之數舉在人謀尚何妄分優劣之有哉識者或謂西北之風渾東南之俗偷西北之人直東

南之民詐西北之士沃東南之地瘠西北之士勁東南之兵囂此形勢之所以異也是又不然彼各有所短長固不可一槩論也夫西北之風渾其失也悍東南之俗偷其得也和渾厚則可與奮功悍突則難與圖治和易則易與樂成偷墮則難與慮始故繇古以來南北分爭則西北以強勝而多失之亂東南以治隆而多失之弱此風俗之各有得失也西北之人直其失也狠而又雜以羌戎之驕暴東南之人詐其得也易而又邊以蠻獠之庸愚直則不可以屈犯驕則不可以禮加狠暴之人尤不可以德化是知西北之人難治也雖愚可以誠推難詐可以利誘和易之人可以德懷是知東南之人易治也故繇古以來西北之政多以嚴致平東南之政多以寬爲治此則人民之各有得失也西北之地沃便種植而宜蠶桑東南之地瘠多田疇而利耕布故繇古以來西北之人裕於賄而患於飢東南之人苦於貧而足於食善治西北則足以富國善治東南則足以餘糧若九有同軌南北一家則儲糧常仰于東南貨賄常資於西北則食貨之各有得失也西北之兵沉勁其失也抵肆東南之兵囂亂其得也剽銳故西北之兵便於持久東南之兵利於速戰嘗考曹公用兵常以堅守挫強敵及征孫權驟來亟戰遂大敗於赤壁此則西北之兵便於持久而不利乎速戰也項王持孤軍轉戰無前及遇漢祖堅守相持卒敗於垓下此則東南之兵利於亟戰而不便於持久也深淵高田戰不獲聘而諸葛恪之師敗矣江淮之士出入如飛而李密之衆墮矣是以周亞夫堅壁以挫吳楚謝幼度亟戰而敗苻

堅則以各能用其便利故耳張良賈充鄭柔之徒皆有南兵剽銳之言而北人制勝務以守成不戰之功者蓋畏其鋒而莫敢爭也繇是以論則天運之所加人事之所修皆可以爲帝王之居仰觀俯察則西北不得不重于古東南不得不重于今能深究天人否泰之理則天下大勢默可知矣

論曰江淮之險天地所以限南北也而長淮之地又天地所以蔽長江也昔立國于南則守江以爲門戶備淮以爲藩籬是故輕重之權不在江而在淮知有江而不知有淮是未知有重險者也夫長江東極于海上流江陵歸峽則襄陽隨郢爲之藩蔽中流武昌九江則舒蘄光黃爲之藩蔽下流建康京口則眞陽楚泗廬壽爲之藩蔽昔三國時吳不得淮南至晉太康兵出廣陵壽春而吳亡東晉經劉石苻姚之亂長淮以南一彼一此而合肥壽陽淮陰常爲晉氏鎮守至陳宣帝始盡失淮南之地其後賀若弼等渡采石京口而陳亡南唐罷把淺之師壽春失守而江北之地遂盡入于周此淮南之得失繫江左之安危也今自淮而東以楚泗廣陵爲之表則京口秣陵得以蔽遮自淮而西以壽廬歷陽爲之表則建康姑孰得以襟帶江西之鎮莫重於潯陽而舒蘄者潯陽之表也湖北之鎮莫重於武昌而齊安者實武昌之表也愚觀三國六朝之間爭戰攻守嘗從事於此矣恨其未知所以用之也吳氏自孫策駐足江東而於淮則又有廬江之守故魏氏雖竊取中土而不能以得吳以爲守淮之利足以蔽長江也而不知用淮之利以

圖進取此吳氏之失也劉宋自劉裕立國於建鄴而於淮則有盱眙之蔽故元魏雖有虎視之意而終不能以窺宋以爲守淮之利足以蔽長江也而不知用淮之利以爭中原此劉宋之失也蕭梁自武帝立國於江左雖與元魏交爭於兩淮之間互有勝負而鍾離之守元英退縮斂衽而不敢爭議者又以爲淮右之勢足以禦敵人之衝也而不知用淮以爲恢拓之計則其所失殆與孫吳劉氏等耳愚考之孫權踵孫策之遺緒而無爭衝攻取之才觀孫策卿我不如之語止以自保之能許之而魯肅帷幄之謀亦止於保守江東之計故廬江之地呂蒙雖守之而合肥之役一爲張遼所敗遂終身不敢以窺魏此長淮之地在吳而吳不能用也宋文帝紹劉裕之遺業雖有爭戰之意而無規恢之大志觀王元謨之徒率師進取以經略中原而止欲圖河洛之地劉興祖經取河北之策則置而不論故臧質盱眙之守僅免敗缺竟未足多而元嘉之政從是不振卒不能挫元魏虎狼之勢此長淮之地在劉宋而劉宋不能用也蕭梁自武帝創有基業初年英武似亦可嘉然自其既有天下之後志氣凋落無復囊括宇宙之志雖席鍾離天際之勢而略不能用險以挫北魏之鋒元澄之圍鍾離雖以失利而自退元英之圍鍾離雖以韋叡之救而自解不過僅僅自守耳此長淮之地在梁而梁不能用也是故自襄陽而抵樊城自丹陽而抵廣陵自廣陵而抵淮陰自淮陰而抵盱眙此全淮之右臂也自采石而抵歷陽自歷陽而抵鍾離自